

# 王国维 点评红楼梦

王国维◎著 苏缨◎解说

【彩绘本】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時代文藝出版社

封绘(彩绘) 吉林出版集团

# 王国维

## 点评红楼梦

王国维◎著 苏缨◎解说

【彩绘本】

楚楚动人手绘图

林黛玉 | 贾宝玉  
薛宝钗 | 宝 萍  
贾母 | 人 景 宝  
王熙凤 | 香 烟 宝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国维点评红楼梦 / 王国维著 苏缨解说.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7

ISBN 978-7-5387-3059-3

I .①王… II .①王…②苏…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1070 号

**王国维点评红楼梦**

原 著 者	王国维
解 说	苏 缨
出 品 人	张四季
策 划 编辑	X M J
责 任 编辑	冀 洋
装 帧 设计	荆 燕 设计 张 雪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130011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5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2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12.5
插 页	10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目 录

- 【自序】把文学还给文学 001
- 【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 009
- 【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 071
- 【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精神 115
- 【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 147
- 【第五章】余论 179



**【自序】把文学还给文学**





写这篇文字，是对现在的一些流行风气有感而发的。——“红学”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大讨人喜欢的东西，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红学”的近义词（如果不是同义词的话）就是牵强附会和捕风捉影。

近年最流行的“红学”大至有两类，而这两类恰恰都与文学无关，与审美无关。第一类，总有些人始终兴味盎然地考索《红楼梦》这里的影射、那里的玄机，甚至用上了五行八卦的索解方式，结果机关算尽太聪明，浪费了读者的感情。这样的作品，可以称之为“特务型的红学”。

“特务型的红学”往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联想能力，以至于整个中华民族都应该庆幸这些研究者们搞的是红学而不是公检法。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从实验美学的研究成果来看，联想力越发达的人审美力反而越低。

至于第二类红学，研究者的兴趣并不在于解谜和揭秘，而只是热衷于对书中的人物评头论足，所谓“品评”是也。若看看品评的详情，无非是黛玉和宝钗哪个更适合宝玉，黛玉和宝钗谁更有持家管理的能力，哪个因为孤傲而没有人缘，哪个又因为冷漠而不够可爱，等等等等。这样的品评，可以称之为“三姑六婆型的红学”。

“三姑六婆型的红学”同样与审美无关，因为它消弭了美学中所谓的“审美距离”。当小说家致力于使艺术高于生活的时候，这些研究者们却使出更大的气力来把艺术还原为生活。一部《红楼梦》倘使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也就和我们身边天天都在发生着的办公室爱情故事没有多大的差别了。

正因为有这两类作品的泛滥，正因为《红楼梦》被不遗余力地“地摊化”了，“红学”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才变成了一门大可揶揄的学问，而《红楼梦》于是就感天动地似的变身为大易之道、天人合一、宫闱秘史、女权宣言……《红楼梦》是这个，是那个，唯独不是一部小说。

但我想，《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大约既不是因为它是一部惨绝人寰的密码手册，也不是因为它是一部古装版的日韩偶像剧；曹雪芹之所以伟大，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位骨灰级的琼瑶大叔。当然，确可能有些什么真实的历史与家世做了这部小说的底座，也确可能一番看似漫不经心的说话里藏着什么小心翼翼的影射，而三姑六婆式的八卦也确乎容易成为广大不甚读书的中老年妇女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和全部的生活寄托，但也请允许我带着一点牢骚的腔调作一点小小的抗议：《红楼梦》不止如此，“红学”也不止如此。

所以我才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想把王国维先生写于一百年前的《红楼梦评论》介绍出来，借此而还小说于小说，还文学于文学，还文艺评论于文艺评论。我很想说“红学本应是这个样子”，但面对今天的时代气氛，这句话看来要改成“红学竟然可以是这个样子”。



曾有不少懒人让我推荐一两本最值得一看的红学作品，而我常常是这么回答的：如果你想要的是进入红学的第一篇文章，那么我推荐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如果你在这浩如烟海的红学作品里只想挑唯一的一篇文章来看，那么我尤其推荐王国维的《红楼梦评

论》。尽管王国维的结论不见得是对的，但他无疑走在了一条正确而高贵的路上。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最初发表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教育世界》杂志上。比之现代许多动辄十几万、几十万字的皇皇巨著来说，它实在单薄得可怜，通篇只不过一万三千字而已。但就是这么寥寥的一万三千字，却成为了红学史上谁都绕不开的一座里程碑，和作者另一部《宋元戏曲考》一道被郭沫若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叶嘉莹先生则如此评论它的价值：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文学，这在今日的文学批评界已经被认定为一种必当遵循的途径，而在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的时候，在当时的传统观念里，不仅小说被视为小道末流，毫无学术研讨的价值，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从来不曾有人以如此严肃而正确的眼光，从任何哲学或美学的观点来探讨过任何一篇文学作品。

但不幸的是，叶嘉莹先生所谓的优点，在今天许多人的眼里反而变成了缺点。的确，像这样一篇不可忽视的文章之所以在今天的普通读者当中鲜为人知，首先就是因为它太文学了——既不索隐，也不影射，只是很单纯地把《红楼梦》当成一部小说来看，这自然满足不了三姑六婆们的八卦欲。

其次，它太难读了——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说，这篇一百年前写成的半白话体文章简直比秦汉以来的古文还要难读，其遣词造句可谓佶屈聱牙，指事用典可谓艰深晦涩。简而言之，王国维是写给他当时的专业级同行看的，完全没有考虑到一百年后的普通读者们的接受障碍。

最后，它太理性了——王国维当时正深爱着德国的古典哲学和美学，把全副的西洋理论武装到了牙齿，完全走出了中国传统中那个玄而又玄的众妙之门。但是，理论是灰色的，（小女生们的）生命之树长青，王国维既然丢掉了“品”红楼的闲情雅致，也就很难赚到小女生们价廉物美的汪汪眼泪了。

的确，普通读者往往喜欢所谓的“品读”而轻视文艺理论。典型的看法就是：文艺的美妙和神秘是不能用科学方法分析的，你若把它加以科学方法的分析，结果是使“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在中国首先就会砸了朱光潜先生的饭碗。所以朱先生曾经专门作过反驳：“如果你没有决定怎样才是美，你就没有理由说这幅画比那幅画美；如果你没有明白艺术的本质，你就没有理由说这件作品是艺术，那件作品不是艺术。世间固然也有许多不研究美学而批评文艺的人们，但是他们好像水手说天文，看护妇说医药，全凭粗疏的经验，没有严密的、有系统的学理做根据。我并不敢忽视粗疏的经验，但是我敢说它不够用，而且有时还会误事。”

如果朱先生看到今天的图书市场，一定会惊叹于会有那么多的“水手说天文，看护妇说医药”的读物大行其道。原因无他，最能贴合外行人阅读趣味的作者往往也是和这些读者一样的外行人。于是，当谬论因为泛滥而变成了我们的常识，我们对一切真知灼见自然也就培养出相当坚强的免疫力了。

故而我想，对王国维的这篇《红楼梦评论》做一些注析工作也许是有些必要的。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把“特务”们和

“三姑六婆”们关在门外，静静地享受一下久已不为人们关注的所谓文学与美学。

我这样说，在许多人看来也许过于地冷酷无情了。其实，要不要以狂追偶像剧的劲头来欣赏《红楼梦》，对读者来说也就意味着是感情更投入一些的好，还是更冷静一些的好。更投入还是更冷静，这约略就是德国美学家弗莱因斐尔斯对审美者的一分为二，即分享者与旁观者。

分享者是最常见的读者，他们会与书中角色同呼吸，共命运。只要一翻开《红楼梦》，他自己俨然就是宝哥哥，她自己分明正是林妹妹。用朱光潜先生的话说：这一班人看戏最起劲，所得的快感也最大。但是这种快感往往不是美感，因为他们不能把艺术当做艺术看，艺术和他们的实际人生简直没有距离。他们的态度还是实用的或伦理的。真正能欣赏戏剧的人大半是冷静的旁观者，看一部戏和看一幅画一样，能纵观全局，细察各部，衡量各部的关联，分析人物的情理。这种活动当然仍是科学的而不是美感的。但是经过这番衡量分析以后，整个作品所表现的形象愈加明显，美者愈见其美，所得的美感也愈加浓厚。

所以我想，痴情的分享者们应该不会喜欢下面的内容，但冷静的旁观者也许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苏缨

2010年1月

007



【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





## 【原文1-1】

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1]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2]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劳苦者，人人之所恶也。然则讵不人人欲其所恶，而恶其所欲欤？将其所恶者，固不能不欲，而其所欲者，终非可欲之物欤？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3]而欲宫室。此皆所以维持一人之生活者也。然一人之生，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而止耳。而吾人欲生之心，必以是为不足，于是于数十年百年之生活外，更进而图永远之生活：时则有牝牡之欲[4]，家室之累；进而育子女矣，则有怀抱[5]、扶持、饮食、教诲之责，婚嫁之务。百年之间，早作而夕思，穷老而不知所终。问有出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百年之后，观吾人之成绩，其有逾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又人人知侵害自己及种姓之生活者之非一端也。于是相集而成一群，相约束而立一国，择其贤且智者以为之君，为之立法律以治之，建学校以教之，为之警察以防内奸[6]，为之陆军以御外患，使人人各遂其生活之欲而不相侵害：凡此皆欲生之心之所为也。夫人之于生活也，欲之如此其切也，用力如此其勤也，设计如此其周且至也，固亦有其真可欲者存欤？吾人之忧患劳苦，固亦有所以偿之者欤？则吾人不得不就生活之本质，熟思而审考之也。

## 【注释】

[1]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语出《老子》通行本

第十三章，原文是：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老子》这一章的文字相当难解，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们言人人殊，大略可以推断是阐释“责身”的意思，认为只有珍重一己之身的人才会珍惜别人的生命，才适合去治理天下。但王国维在这里只是作了字面上的理解，强调身体（生命）是苦难的源头。

[2] 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语出《庄子·大宗师》，原文是：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庄子》的原意是表达一种齐同生死的达观姿态，但王国维仍是在字面上引述这句话，强调的是生命始终伴随着劳苦。

[3] 露处：住在露天的环境下。《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贞元四年的大地震：“江溢山裂，庐舍多坏，居人露处”。地震使得江水外溢、山体开裂，房屋自然保不住了，无家可归的灾民们只好“露处”。

[4] 北牡之欲：性欲。

[5] 保抱：抱在怀里。语出《尚书·召诰》：“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

[6] 内奸：这里所谓“内奸”并不是现代汉语里这个词的意思。它是与“外患”相对的，指的是国内违法乱纪的歹徒或奸佞。在《宋史·李纲传上》中，李纲向宋钦宗上书就用到这个搭配：

“攘除外患，使中国之势尊；诛锄内奸，使君子之道长”。不过在古汉语里，“内奸”也有内鬼的意思，如《清史稿·庄裕崧传》有“贼力攻，内奸启西门，遂长驱入”。

### 【解说】

这一章的大意和《红楼梦》的文本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而是“述人生与美术之概观”（王国维所谓“美术”不是指雕塑、绘画，而是泛指艺术），为接下来的论述立一个标准，打一片地基。

王国维以老庄的两句名言开篇，是为全文定下了一个调子。

“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这并不是《老子》的原文，而是王国维对《老子》第十三章内容的一个总括。传统学者在引经据典的时候远不像现代同行这么严谨，不要说版本和页码并不注明，就连对引文本身也很少会找来参考文献核对一下，只是凭记忆一说罢了。

在《老子》的原文里，这句话是“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话虽然很容易寻得到出处，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十个注释者会有七八种解释。好在我们没必要纠缠《老子》原文，只需要知道王国维自己的理解便可。

“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人之所以会有种种烦恼、病痛、忧患、愁苦，都是因为生而为人，有了这个臭皮囊。那么，顺理成章的问题就是：要想摆脱这些烦恼、病痛、忧患、愁苦，可有什么办法没有？——《老子》的办法是：“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意思很简单：既然身体是忧患的根源，如果没有身体了，也就没有忧患了。